

幕

黄晓阳 最新长篇小说

僚

幕僚是：
你做事，我放心

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时代，一片支离破碎的家国天下。
官商侠匪，在日益塌陷的规则中，
悲情演绎乱世风云！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幕僚

黄晓阳 | 最新长篇小说

僚

幕僚的最高境界是：
你做事，我放心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幕僚 / 黄晓阳著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11

ISBN 978-7-5534-5907-3

I . ①幕… II . ①黄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2463 号

幕 僚

著 者 黄晓阳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33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907-3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48.00 元
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目 录

01 走镖生涯，就是刀尖上舔血的生涯 / 001

马智琛和余海云同龄，和余海风一样，也是私塾的同学。只不过，余海云和马智琛玩不到一起，似乎从小就针锋相对。看到他们的目光，余海风又增加了一层心事，余海云是自己的亲弟弟，马智琛是自己最好的少年朋友，莫非他们两人都喜欢刘巧巧？这可如何是好？

02 一步影响几十年局势的好棋 / 035

王子祥连忙摆手：“你莫在我面前谈他，这个孽子，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，一是后悔生了他，二是后悔当初拿钱替他捐了这个官，三是恨我下不了决心，没法一刀宰了他。想到他，我恨不得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。”

03 欲工其事，必先利其器 / 083

还没见到人，光是听到声音，狼王千人斩身子就有一种麻麻的感觉。只见花蝴蝶曳地长裙，长发飘飘，宛若仙女，从楼梯款款而下。人未到，一股清香袭来，沁入心扉。千人斩坐了下来，一双眼睛在花蝴蝶身上扫过，只见她肌肤胜雪，眼若秋水，眉若青黛，腰若细柳，忍不住心中怦然乱跳，猛吞了一口口水。

04 关键时刻，不添乱就是帮忙 / 119

要任命谁当县令，王顺清没有办法，可要一个县令滚蛋，王顺清的手段还真是多。这些年，他和乌孙贾一起，搞走了好几任县令。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嘛，谁和他这个地头蛇作对谁倒霉。当然，王顺清也清楚，许多事不能做得太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大家都在这个场里混，哪个官员不是一屁股的屎？你能有办法把别人屁股里的屎露给上司看到，别人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05 能将世事看透的，必然是人精 / 157

许多人觉得，连一个妓女都肯捐一万两，自己若是捐少了，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？那也太失面子了。于是，陆续有人报出了自己的数，有五千两的，也有一万两的。

06 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 / 211

绝大多数恶人，寿命都不长，根本原因在于，但凡是恶人，既有恶人要收他，也有善人要杀他。他的仇家太多，能够保住命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可也有个别恶人长命百岁，实在是因为这类恶人行事极其谨慎，自我保护工作做得好。马震天基本也属于这样的人，他从来都不会轻易相信别人。

07 有人真心剿匪，有人假意销烟 / 279

古立德沉默了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就是这个国家的现状。他也知道，这个国家，已经烂到了骨子里。某一两个清廉的官员，能拿这种全面的贪腐怎么办？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？他抓得了这么多吗？就算能抓，还有官员办事吗？如果没有官员办事，这个国家不是完了？

08 面子不是人家给的，而是自己挣的 / 330

十年寒窗苦读，大家都是为了当官，但没有任何人是为了当官后受穷，而是为了当官后享受荣华富贵、妻妾成群。荣华富贵从哪里来？贪？不能一概而论，并不是每个人当官都是为了贪，更多的人，当官之初，是立下志愿坚决不贪的。

09 陈年老债还得新人偿 / 379

可是，他有一点没有想到，那就是狼王老奸巨猾。他要彻底断了余海风的后路，肯定不会给余海风机会。如果余海风不来找他，白狼所带的土匪，会慢吞吞地进入伏击地点。余海风来找他，并且来求他，使得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新主意，一面给了余海风令牌，另一面，又用飞鸽传书，命令白狼将伏击地点向前推进一百多里。

10 人这一生，一定要跟对人 / 411

马智琛也是马家人，他知道这一切吗？想到这一点，余海风心中充满了纠结。自己把他当朋友，可他到底是人还是鬼？他之所以离开马家，会不会因为他早已经知道，马家其实充满了邪恶，他要远离这个罪恶的家庭？

11 与狼共舞，得找准节奏 / 450

余海风原本还不想和白马镖局开战，毕竟，白马镖局有钱有人，背后还有乌孙贾和王顺清的支持，又在洪江城内。一旦开战，余海风的胜算不足。可是，他需要一件事转移野狼帮的注意力，或者说，至少在一个时期内，让野狼帮所有人，都认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别的事。

12 长风万里，后会有期 / 492

几天后，余海风带着罗小飞离开洪江，风云商号随即关门歇业。刘巧巧带着余涵秋，过着普通的日子。四个月後，乌孙贾被革职，押解进京。洪江的鸦片烟馆，已经开了一百多家，相反，以前兴旺的正行生意却越来越差，一家家商行就此衰落，洪江也开始衰败。

01 走镖生涯，就是刀尖上舔血的生涯

马智琛和余海云同龄，和余海风一样，也是私塾的同学。只不过，余海云和马智琛玩不到一起，似乎从小就针锋相对。看到他们的目光，余海风又增加了一层心事，余海云是自己的亲弟弟，马智琛是自己最好的少年朋友，莫非他们两人都喜欢刘巧巧？这可如何是好？

1

余海风对于成人后的世界充满了恐惧。

在家里，余海风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走进社会，余海风又觉得如同走进了虎狼窝，到处都是陷阱，到处都是危机。

三月江南，官道两旁，一畦畦的油菜地里，明黄的花灿烂着，这一边是明丽，那一边却是朦胧。青山绿水，画儿一般笼罩在淡淡的雾霭之中。这景象恰如余海风的心情，阴晴不定，烟雨朦胧。

镖队其实不长，只有十几辆镖车，每辆镖车两个脚夫，押镖的镖师和趟子手，却有上百人。余海风和朱七刀走在最后面。朱七刀是一个沉默的人，若不是必要，他可以一辈子永远不开口说话。

余海风的心情恰好不佳，懒得开口，这一路上，便没有了声音。

“合——吾——”负责喊镖的陈铁锋前辈发出了两个字。余海风抬头看看天，日已过午，这是要打尖了。

路边，有一块被商队踏出的空场，空场中间，是一棵大樟树，隐天蔽日。有人在树下摆了茶水摊子，卖一些茶水和小吃。余海风和朱七刀最后走近樟树下的空场，发现那里早已经停了一辆马车，马车的布帘显得很陈旧，完全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

余海风的目光投向另一辆马车，弟弟余海云正在那辆马车前，伸手从车上扶下来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。那两个姑娘，一个叫刘巧巧，是忠义镖局二镖头刘承义的女儿。另一个叫王熙美，是洪江城里大商号王记白蜡大掌柜王顺朝的掌上明珠。

余海风不想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可还是忍不住看了，看了之后，心中忍不住一股滋味翻滚着。

四年前，余海风从洪江去了云南腾冲的和顺，风云商号在和顺有分号。表面上，余海风是去打理家族事业，可真实原因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是为了逃避他无法适应的现实。直到年前，父亲余成长一再催促他回来和表妹刘巧巧定亲，他才随家族的马帮回到了洪江。原想定完亲，立即返回和顺，岂知事情不顺，一来，王家希望把定亲的日子定在四月花朝，二来，余海风发现自己的亲弟弟竟然也爱着刘巧巧，正在疯一般地追求她。

这种事，想一想就心烦，还偏偏让自己一再看到海云在刘巧巧面前献殷勤，余海风真恨不得做点什么事，出一出心中这口恶气。

可他没办法出啊，毕竟，那可是自己的亲弟弟。

余海风靠着朱七刀坐下来。

朱七刀四十多岁，从二十多岁起，就跟着刘承忠走镖，已经有整整二十年。朱七刀不仅仅是忠义镖局的神秘人物，也是整个洪江城的神秘人物。朱七刀平常不说话，不是非常熟悉的人，还会认为他是哑巴。朱七刀也不喜欢和人接触，总是独往独来，甚至不近女色。朱七刀的兵器是两把刀，一长一短。长刀是一把有弧度的弯刀，两尺长，刀身最宽处四寸，加上两尺多长的刀柄。那把短刀也很特别，长仅半尺，宽仅一寸，没有刀鞘，刀身乌黑，哪怕是对着阳光，也看不到反光。江湖传说，他身上有七把刀，因此，人们才叫他朱七刀，可谁都不知道，他另外五把刀藏在哪里。

朱七刀坐在那里，并没有先吃东西，而是拿着那把短刀，在脸上刮着，眼睛四处张望。余海风知道，他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。

走镖生涯，差不多就是刀尖上舔血，稍有差错，不仅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也会耽误东家的营生。

周边的环境，余海风早已经观察过了，除了那辆旧车和三个陌生人，再就是樟树下摆茶摊的那个老妇人。老妇人是大家熟悉的，似乎在这里摆茶摊已经多年。即使如此，忠义镖局也不会吃她的小食，喝她的茶水。

那辆旧车上的三个人，倒是有些怪异，那个扎着腰带戴着毡帽手中拿着马鞭的中年人，显然是马夫，不需要过多琢磨。倒是另外两个人，一胖一瘦，

都是一袭长衫，戴着礼帽。瘦的那个，礼帽和眼镜遮去了半张脸，再加川字胡须，整张脸，就差不多看不见了。倒是胖的那个，余海风似乎见过，却想不起来。三月还属于天寒地冻的天气，又因为潮气大，就更显得冷，可这个胖子，却摇着一把折扇，似乎浑身都在冒汗。

这两个人，年纪都在五十岁上下，这种年纪的人，自然不会引起镖队的高度警惕。

余海风拿出水壶，打开盖子，递给朱七刀。朱七刀没有理睬，只是看了一眼，继续刮胡子。余海风自己喝了一口。壶里不是水，而是酒。

刘巧巧和王熙美走过来，到达余海风身边。刘巧巧指着不远处的一丛杜鹃花说：“海风哥，我们去摘花吧。”

余海风看了看那丛杜鹃。杜鹃真正的花期是在四月，这丛似乎是另类，开得有点太早了。余海云跟过来，主动说：“走，我带你们去采。”余海风没有说话，只是心中一阵烦躁，脸色便不那么好看。

那边，总镖头刘承忠坐在树下，他的身边，分别是弟弟刘承义和老镖师陈铁锋。他们坐下来，开始吃食物，却见那个胖男子摇着折扇，满脸堆笑地走过来，老远就打招呼：“刘总镖头，看架势，这趟可是重镖啊。”

刘承忠张眼望去，果然是熟悉的：“这不是胡不来吗？听说你在长沙府当师爷，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？”

这个胡不来，洪江城只要上点年纪的人，不认识他的，还真不多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曾在洪江混过很多年，因为读了些书，总是高不成低不就，跟在当时洪江城里有名的花花公子张子财后面混吃混喝，学了些鸡鸣狗盗的本事。十几年前，眼见在洪江混不出名堂，他便去了长沙府，从此也就戴上了墨镜，摇上了折扇，逢人就说，他在长沙府当师爷，东家是某某某大官，如今是大发达了。

“不在长沙了，回黔阳了。”胡不来说。

刘承忠略略一惊，他不是说自己在长沙混得很好吗？怎么突然回黔阳了？

胡不来显然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指了指身后那个瘦个子男人，道：“他是我的新家，去黔阳履新，我就陪他一起回来了。”

胡不来在同乡面前故意掉书袋，不说上任，而说履新。他希望刘承忠问什么叫履新，便可以将新县令的身份介绍一番，也显示自己攀了高枝。刘承忠是个实在人，管你是上任还是履新，身在江湖行走，讲的是个广结善缘，当即说道：“好哇，以后有时间，请你喝酒。”

喝酒这种事，对于目前的胡不来是小事，天大的事，是要保证主公的安全。他说：“刘总镖头，跟你商量件事，我和东家跟你们镖队一起走，好不好？”

半途中有人同行，是镖队和马帮的大忌。倒不是迷信，而是半途中加入的人，很可能不知底，搞不好是某类特殊人群安排的，就可能出大事。刘承忠并没有犹豫，立即答应了，一来，前面只在雪峰镇歇一晚，就到洪江了。二来，胡不来算是熟人，他和他的什么东家，都已经上了五十岁年纪，相信也不可能闹出什么事来，就算闹出事来，他们也跑不了。真正害人的团伙，不会这样干事。

得到刘承忠的允准，胡不来便要拉刘承忠过去，向他介绍自己的新东家。刘承忠心想，你要跟着我的镖队走，是搭了我的镶边，不主动过来和我认识，倒要我过去认识你？这架子端得也太大了，便装着没听见，不动。

胡不来又说：“刘总镖头，能不能请你移步过去，我介绍我的新东家和你认识，他是我们黔阳县的新任县令古大人。”

刘承忠看了远处那个瘦子一眼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大人，心中疑惑，问道：“你不是诳我吧？县官走到哪里不是鸣锣开道，锦衣裘马？”

胡不来：“古大人不同，他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”心里却说，这个糊涂蛋，还真不知把官当成个什么样子。

刘承忠再问：“真是新任县令大人？”

胡不来说：“你看你，我和你都几十年的交情了，难道还诳你？”

刘承忠想，既然是新县令大人，自然就应该是自己主动去拜见，于是站起来，准备过去。不想，这个新县令古立德古大人，倒是礼贤下士，没有半点架子，主动走了过来。胡不来连忙迎着他，替他和刘承忠作了介绍。

刘承忠是民，古立德是官。民见官，按制度是要行跪拜礼的，刘承忠当即要下跪，古立德一把扶住他。古立德说：“民拜官，拜的是官服，如今我没有穿官服，又是在荒郊野外，这个就免了吧。今后，我免不了会去洪江走动，也免不了去叨扰刘总镖头，但愿能常去府上讨口水酒喝。”

刘承忠心中更存疑虑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官？莫不是遇到骗子了？可就算是骗子，也一定会把官架子摆得十足，才可以骗得了人啊。虽然如此，口中却没有说出来，表面上，仍然把古立德当成县官，走必要的礼节。

刘承忠让弟弟刘承义将镖师集中起来，一起面见县太爷。

这些镖师都是走南闯北的，虽然不一定和官员有什么过多的交往，可官老爷的架子，还是见过的。现在遇到这么个瘦小的老头儿，身边仅仅只带了

个师爷，竟然说是县令，个个心里都不肯相信。既然刘承忠要求大家见过县太爷，众人也就只好下跪。

古立德手忙脚乱，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，申明自己没有穿官服，不应该接受黎民的跪拜，请大家起来。起来之后，刘承忠便一一介绍，这位是忠义镖局的老镖师陈铁锋。陈铁锋在忠义镖局走镖超过三十年，属于忠义镖局的镇局之宝，威震江湖。这位是二镖头刘承义，自己的弟弟。还有这位，风云商号掌柜余成长的内弟崔立，也是风云商号的二掌柜。这两个，是余成长的两个儿子，崔立的外甥，余海风和余海云。还有这四位，刘继辉和刘继煌，是刘承忠的儿子，刘继善和刘继宇，是刘承义的儿子。

所有人都过来和新县令见了面，只有朱七刀坐在远处，一动不动。刘承忠一连叫了几句，朱七刀只当没听到。刘承忠说：“这个朱七刀，脾气怪了点。”

古立德说：“江湖中人，可以理解。”

于是，大家一起坐下。刘承忠的心结仍未解开，表面功夫，还是要做到位。他拿过水壶，拔出塞子，递给古立德，道：“虽说见面礼免了，但草民理应敬大人一杯。”说过，将水壶递上。

古立德以为是水，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立即吐出：“怎么是酒？”

刘承忠说：“走镖之人，需要保持清醒和体力，所以，我们以酒当水。”

古立德说：“非常抱歉，我不胜酒力，如果是茶的话，还能喝出点感觉。”

刘承忠便让刘承义去泡茶。湖南是黑茶产地，洪江经营的货品中，茶又是大宗，镖队之中，爱茶之人不少，因此，他们随身带着好茶。只不过，有茶没水，好在树下就有一茶摊，向老妇人买了开水，泡了茶来。

古立德不忘自己的本分，向刘承忠讨教：“我一直在京城为官，这次外放，对于地方事务，完全不熟。以刘总镖头看来，若是要做好黔阳政务，首要处理何事？”

刘承忠看了古立德一眼，又一次觉得惊讶。古书上虽然有很多问政于民的说辞，可从古至今，哪有官员真的问政于民的，都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做做样子而已。既然面前这个人要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模样，自己就给他出个难题好了。

刘承忠说：“这第一要务嘛，以我的浅见，是禁烟。烟祸猛于虎啊。第二件，是剿匪。如今这世道，也不知怎么了，匪盗四起，早已经没有了太平。”

“匪祸四起？这从何说起？”古立德道，“本官久居京城，从未见过有匪祸四起的折子啊。圣上一直以为四海歌舞升平呢。”

刘承忠说：“是匪祸四起，还是歌舞升平，相信古大人很快就知道了。”

“难道说，这地方官都在欺上瞒下？若是某一两个地方官欺上瞒下，还好理解。匪祸这种事，只有所有的地方官员一起隐瞒，才能瞒得住啊。”古立德显然不相信此说。

刘承忠也懒得和他说了，暗想，这人真是个呆子，不欺上瞒下，这官还能当得下去吗？自古以来，哪有不欺上瞒下的官？像眼前这种官，只能到戏文里才能找到。这位老先生，大概是戏文看多了吧。

休憩一回，准备起镖上路。

陈铁锋正准备喊出起镖号子，却听到远处有镖号传来：“白马镖局，以武会友！白马镖局，以武会友！”陈铁锋将要喊出的号子收了回去，看着刘承忠。

刘承忠说：“我们再等一等，反正不远了，让他们先过吧。”

刘承义却大声反对：“不让，我们为什么要让？”

刘承忠说：“俗话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只不过是让一步路而已，我们又少不了什么。”

“让让让，我们都让他们二十年了。”刘承义显得义愤难平，“他们白马镖局，自从落户洪江，就想抢我们的风头，时时处处和我们作对，想把我们打下去。可你倒好，总是一味地让，难道我们怕他们不成？”

刘承忠沉稳地道：“我们走的是仁义镖，他们走的是威武镖，道不同！”

刘承义的牛脾气上来了，平常对大哥言听计从，今天似乎是想争一争，怒道：“道不同，什么道不同？他们走镖，我们也走镖。当初，他们刚来的时候，能有多大规模？而这些年，他们都快超过我们了。大哥，再这样忍，这洪江第一镖局的名号，就会变成他们的了。”

刘承忠威严地看了弟弟一眼，没有出声，坐在那里没动。

刘承义却不肯罢休，心中积攒了多年的气，都想倒出来：“大哥，你怕什么？在洪江，我们怕谁？这么忍下去，我们忠义镖局，说不定就断送在我们兄弟手里了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刘承忠断然喝道，“不忍，才会断送在我们手里。”

在忠义镖局，恨白马镖局张扬跋扈的大有人在。不仅仅是忠义镖局，就算是洪江商户，也因为白马镖局的出现，分成了两派。一派和忠义镖局走得近，有货都会请忠义镖局押镖，另一派自然和白马镖局走得近。当然，两家镖局虽然一直较着暗劲，表面上，还是和睦相处的。

唯一的例外是余海风。

余海风和马家少爷马智琛私交甚好。就像余海风是余家的另类一样，马智琛也是马家的另类。两人在同一间私塾读书，彼此很谈得来。只不过，白马镖局同忠义镖局以及余家的关系不好，两家都严禁自家晚辈来往，余海风同马智琛的友谊，也只能藏在私下里。

官道上，白马镖局过来了，最前面一条大汉，手里高举着镖旗，是三尺长一尺宽的杏黄旗帜，四个镶金边大字：白马镖局。汉子身穿羊皮袄子，脚踩高筒马靴，背上背着一个箭囊，腰上悬挂着一张大铁弓，外加一把弯刀。环眉豹眼，满脸络腮胡须。此人是白马镖局二镖头马占林。

忠义镖局走的是仁义镖，白马镖局走的是威武镖。仁义镖不宣示武力，只是派出几名趟子手走在镖队的前面，一个人喊镖，趟子手们呼应。威武镖要宣示的就是武力，往往在前面安排两组镖师，既是探路，又负责喊镖。

马占林看到忠义镖局的镖车整齐地停靠路边，知道他们在忍让。类似的事情，白马镖局也不是头一回遇到。马占林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勒住马，打了一个呼哨，几匹马立刻勒转，原路返回。

很快，白马镖局的十辆镖车大模大样地过来了。

“白马镖局，以武会友！白马镖局，以武会友！”喊镖声排山倒海，震耳欲聋。

白马镖局有一个规矩，只要在走镖的时候遇到忠义镖局，无论是镖师，还是趟子手，甚至赶车的车夫，就会齐声高喊白马镖局的镖号，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忠义镖局一头。总镖头马占山，骑着一匹高大白马，双腿一夹，白马加快脚步，向前跑去。马占山有一头卷曲的头发，眼如铜铃，胡须根根如钢针，大鼻子，羊皮袄子，肩膀上背着箭囊，腰上挂着乌黑的长弓，一口腰刀，杀气腾腾。

没一刻工夫，马占山到了忠义镖局前面。因为忠义镖局在官道旁的空场，马占山只是在道中停马，双手一抱拳，冲着刘承忠道：“刘总镖头，有偏！”

刘承忠自然不会计较，只是双手抱拳，不亢不卑地回了一句：“马总镖头，请！”

白马镖局的车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去。无论是忠义镖局还是白马镖局，都是大镖局，平常押运的大多是货物，会有几十辆镖车。但这次，两家镖局，押运的是同样的东西：银两。洪江几千商户，有一个共同的规矩，每年三月，全部结清上一年的货款，而且是现银结算。洪江虽有三十几家钱庄票号，却只是银票往来，现银不多。所以，每年三月，那些大的商号，便需要去长沙运银子。

金银镖也就是重镖，通常镖车虽然不多，镖局出动的镖师却多。这样的镖不能有丝毫闪失，否则，整个镖局就算倾尽所有，也不一定赔得起。

难怪马智琛和余海风会对味，他和余海风一样，走在镖队的最后。走在最后，通常是押镖，安排的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。马家比刘家人丁兴旺，马占山有三兄弟，而这三兄弟，每人都娶了好几房，马智琛这一辈，更是多达二十人。走在最后的，正是老三马占坡和马智琛。

镖师最重要的本事之一，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走在最后的马智琛，早已经看到了余海风。碍于某些场面上的事，余海风从云南回来后，一直不曾和马智琛见面。因此，两人目光交流的时候，便是询问。

一个说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还好吗？另一个说，还是那样，好像我是这个世界不喜欢的人。一个说，我也一样，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我。另一个说，你怎么相同？你们马家可是把你当宝贝。一个说，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，我不喜欢这个家族。

也就在此时，马智琛的眼睛突然一亮，注意力转移了。余海风看到，马智琛的目光，被两个女人吸引了。

余海风的心猛地一抖，莫非智琛也喜欢她？是她还是熙美？没有搞错吧？他明明知道巧巧是我喜欢的女人，巧巧也喜欢我。

与此同时，余海风看到了弟弟的目光，那是箭一样的目光，射向马智琛，隐隐有一股凌厉的杀气。

马智琛和余海云同龄，和余海风一样，也是私塾的同学。只不过，余海云和马智琛玩不到一起，似乎从小就针锋相对。看到他们的目光，余海风又增加了一层心事，余海云是自己的亲弟弟，马智琛是自己最好的少年朋友，莫非他们两人都喜欢刘巧巧？这可如何是好？

白马镖局的镖队渐渐远去，忠义镖局又多休息了一些时间，刘承忠才让陈铁锋发出起镖信号。

“合！吾——”这次是合字短促，吾字拖长。镖师们收起刀枪，站到路边，趟子手迅速各就各位，最前面是八名趟子手，他们手握大刀，一齐喊起来：“义传四海，信达三江。”

才走了几步，前面的镖车开始放慢速度，各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。余海风知道，这通常是遇到前面有不明情况，担心强人设伏，将镖车截为两断，前后不能相顾，才收缩镖队。余海风向前望，恰好看到刘承忠伸手入怀，从怀里掏了一下，拿出什么东西，交给身后的趟子手。趟子手接过，小跑着向山坡走去。山坡的一棵树下，半躺半卧着一个人。趟子手走近那个

人，弯腰，将什么东西放在那个人面前。余海风明白了，那一定是个乞丐，或者穷苦人。忠义镖局有个规矩，走镖途中，对乞丐、落魄之人，施予小钱，以示仁义。

余海风走近时，才看清，果然是一个乞丐，头发蓬散，遮盖着大半张脸，破烂的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，脚上穿一双半新不旧的布鞋，脚边放着一个破碗，一根木棍。

余海风一直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也深知社会底层还有更多人，不被这个世界接纳，对他们，余海风永远怀抱同情之心。他当即下马，快步向山上走去，来到乞丐面前站定，然后伸手到怀里摸。他的怀里并没有多少钱，只摸到一个铜板。

清朝没有统一的铸币厂，只是出规格，各地自行铸造，所以，通用的钱币形制上大有不同。但总体来说，只有四种钱币，一是现银，二是银元，三是元宝，四是铜钱。银子有经过铸造的，通常有官银和私银之分，没有经过铸造的，称为散银或者碎银。银元是由银子和其他金属合铸而成，相当于现在的百元大钞。元宝也叫铜板，主要以铜为原料铸造而成，相当于现在的几十元钞票。民间年画，画的元宝都是船形，其实那不是元宝，而是官银。此外就是铜钱，也称制钱，因为外圆内方，也被称为孔方兄。

余海风蹲下去，两人目光的距离有两三尺远。余海风看到乞丐一张肮脏的脸上有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，这双眼睛和他目光相碰的时候，显得有些慌乱。乞丐本能地往后缩了缩脚，半蹲半跪起来，一双手抱在胸前，警惕地望着余海风。

余海风笑了笑，低声说：“兄弟，别怕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摊开右手，右手掌心之中有一个铜板，慢慢递到乞丐的面前。

乞丐的头发披散，他低头看了看余海风掌心之中的铜板，又抬头看了一眼余海风的脸，右手动了动，没有接余海风的铜板。

余海风以为他是胆子小，不敢接，微笑了一下，伸出左手，握住乞丐的右手。他感觉乞丐的右手颤动了一下，乞丐的手心有些脏，但他衣袖底下的肌肤很白。

余海风把铜板放在他的手心，微微一笑：“兄弟，春寒，去买碗酒，暖暖身子。”松开了乞丐的手，站起来。朱七刀站在不远处，冷冷地看着两人，右手之中的短刀不时抛起来，在空中转几个圈子，又稳稳当当地接在手中。

乞丐握着铜板，一抬头，正碰到朱七刀凌厉的目光，立刻把头低下了，看着手心之中的铜板。

余海风没有看到这些，走到朱七刀身边，翻身上马，说：“七刀叔，我们走吧！”

朱七刀又冷冷地看了一眼乞丐，双腿一夹，马儿迈开了腿。

2

西天最后一抹余晖褪尽，暮色从某个神秘之处悄然走出，在大地间游荡。

忠义镖局的车队终于走进了雪峰镇。按照原计划，进入雪峰镇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，因为给白马镖局让路，耽误了一点时间，才会在傍晚时分进入此地。雪峰镇，是黔阳县东部雪峰山脚下的一个集镇，向东经洞口、隆回连接宝庆（现邵阳）和长沙。

古代经济，其实就是交通经济，路通才能财通。在整个湘西南，洪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，因为处于沅水和巫水交汇处，水运交通极其发达，最鼎盛时，码头上停泊的各类船只，通常都会有五六百艘。除了水路，还有两条陆路。一条经镇远到贵阳、昆明、缅甸、印度等地，属于古老的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。另一条，就是忠义镖局正在走的这条，通达长沙、汉口。故而，洪江素有七省通衢之称。

雪峰镇之所以成为一个山区大镇，一个关键原因，就是来往于洪江和长沙的官商均要在此歇息，以便第二天翻越雪峰山最后一个山峰。

雪峰镇的出云楼，是忠义镖局常住的客栈。客栈只有三间上房，忠义镖局早已经订下了。现在，队伍中多了古立德，新任的县太爷，让他住普通房间，似有不妥。刘承忠只好将其中一间上房让给了他。之所以要订三间上房，一是刘承忠兄弟的房间，要放贵重物品，这些银子，是轻易不能离身的。兄弟两人，还要轮流值夜。陈铁峰是镖局的老人，在忠义镖局走了四十多年镖，如果不给他安排上房，实在是怠慢了。另外一间上房，自然就是给两位女眷准备的。女眷的上房自然不能让，刘承忠兄弟的也不能让，只好让出陈铁峰的上房给古立德，陈铁峰便和刘承忠兄弟挤在一起。

胡不来自觉当了县太爷的师爷，身份尊崇，也想要一间上房，可客栈实在无房，只好把这口气忍了。

十几辆马车进入大院，不需要吩咐，所有人开始忙碌，除了装银两的箱子要拆下来抬进上房，其余货物，仍然留在车上。所有的车子，都要用铁链锁在一起，马匹则牵进马厩，喂食草料和水。

余海风正在用铁链子锁马车。刘巧巧和王熙美从车厢里下来，余海云一